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

“看，鼻子！”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丁玲 小说

主编◇何满仓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小说/丁玲著;何满仓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6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7-80702-425-9

I. 丁... II. ①丁... ②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48 号

丛 书 名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Dingling Xiaoshuo

书 名 丁 玲 小 说

选题策划 周海英

作 者 丁 玲

主 编 何满仓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6 开

印 张 14.375

印 数 1-8 08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7-80702-425-9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又名丁冰之，出生于湖南临澧。1927年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引起文坛注意。1930年加入左联，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50年代初曾任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职，主编《人民文学》、《文艺报》。代表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者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

解放以后，丁玲的作品不多，却不乏佳作。写于60年代中期、发表于1978年的小说《杜晚香》和晚年呕心沥血完成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可看作她解放后的代表作。新时期以来，主要创作了一批回忆往事的散文和许多精彩的杂文，如《牛棚小品》、《风雪人间》、《韦护精神》等，表达了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对人生的思索。



— 学生版 —

名 家 精 品 阅 读 之 旅



鲁迅小说
鲁迅散文·杂文
茅盾小说
茅盾散文·杂文
老舍小说·散文
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散文
郁达夫小说·散文
巴金散文
冰心散文
孙犁小说
朱自清散文
秦牧散文
萧红小说·散文
王蒙散文
毕淑敏小说
毕淑敏散文
丁玲小说
铁凝小说
刘墉随笔
张抗抗小说
张炜小说
毕飞宇小说



责任编辑：周海英/装帧设计：



岩冰 设计工作室

E-mail: soulu@sohu.com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丰碑

——丁玲的个性化书写

◎姚 方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冰心、庐隐后的第二代著名女作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走上文坛,在半个多世纪中,丁玲用那支刚劲有力、细腻动人的笔,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并以对女性群体命运孜孜不倦的思索,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天地。

这本《丁玲小说》收录了丁玲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从中不仅可以探测到作为一名女性,丁玲对于自己社会角色的敏感和中国新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部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发现作为一名革命作家,丁玲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下,自觉调整创作方向,不断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年轻的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尽管当时的语境是如火如荼的革命,但丁玲早期的创作延续的仍然是五四落潮期“个性解放”幻灭的思绪,关注女性的命运。经过对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丁玲敏锐地看到了个性解放的复杂性。1927年到1929年,她连续写了包括《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内的14个短篇,后结集为《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这些早期作品大都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女性反封建、反礼教、求解放、争自由,但她们又找不到出路,对前途感到渺茫,因而苦闷彷徨。

《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主人公梦珂的每次出走都是一次对命运的反抗,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梦珂的悲剧既是女性无法摆脱男权文化束缚的性别悲剧,也是女性异化的悲剧。小说不仅写出了主人公不断追求的幻灭,暗示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与传统观念尖锐对立的进击性态势。《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以其大胆地袒露,真率地表现莎菲的内心世界而引起文坛的震动。与同时期冰心、庐隐等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相比,莎菲比她的前行者走得更远。这

个社会的叛逆者,大胆地追求着灵与肉相统一的性爱,毫不掩饰地大胆言说女性的性意识和性心理。她的行动不仅充满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控诉和反叛,而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现代文明,指向以男子中心主义为旗帜的观念和历史存在。对于莎菲来讲,爱情不只是性欲的满足,而且是情感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价值。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莎菲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在爱的胡同里,莎菲走投无路,面临着生与死的矛盾。莎菲作为一个文学典型,正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的反映。茅盾曾说,莎菲这个人物,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生活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从艺术上讲,小说采用日记的形式,直接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通过自我“苦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直白而又大胆的心理描写细腻深刻,语言洒脱、奔放,使作品带上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突显出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艺术特征。

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潮流的冲击下,丁玲参加了“左联”,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个性解放必须建立在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因而,1930年以后,丁玲的创作视野先后发生了两次重大转移,先后创作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水》、《夜会》、《消息》、《某夜》等,这些是作者思想转变时期的作品,也是作者跟随时代前进的标志。

《韦护》是作者尝试创作革命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它描写了早期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革命者形象,透出了时代的亮色和光明的前景。但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比较,明显地残留着创作转变期的思想痕迹。《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与《韦护》有大体相同的情节,“之一”描写作家子彬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潮流来临时顽固地坚持其个人主义立场,关在象牙塔里为报刊撰稿,而他的爱人美琳,在两个人爱的小天地里,渐渐感到苦闷、无聊。在若泉的影响下她逐渐明白自己需要一种更广阔的生活,从而冲破现在的牢笼。最终,美琳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工作,在革命中重新获得快乐,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从莎菲到美琳,前者孤独感伤,认为自己无处可逃,只有走向坟墓;后者却从爱情的迷雾中走出,在为大众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这是时代妇女的进步。相比

之下,《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就落后一些,她不理解望微的革命事业,最终在抱怨中与其决裂,投奔到新情人的怀抱中去。可以说,玛丽不再是梦珂、莎菲,不再是那些为女性的价值和性别而奋斗着的新女性,而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在这里,丁玲反映了生活和革命进程造成的女性分化,不论是美琳还是玛丽,她们都不甘于做丈夫的附属品,而要独自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这点上,她们其实是相通的,区别只是在于人生价值取向上的分野。这一创作思路的发展到了《水》则是女性从作品中消失。

《水》在左翼文学创作中是一次值得注意的事件,在丁玲的创作中标志着她创作视野的第二次转移和革命浪漫蒂克的终结,其价值在于丁玲开始着眼于大众的力量,对个人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大众集体的关注。小说以当时震惊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写出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塑造了一代农民的艺术群像。沿着《水》所开创的道路,丁玲不断开拓工农题材,写了《消息》、《夜会》、《某夜》、《法网》、《奔》等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没有什么突破,但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时代画面。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作者一方面发扬长于人物心理透视、委婉细腻的艺术特长,一方面加强了现实批判的力量,特别是把人物的心理世界与现实变化密切联系起来,加强了作品现实主义的艺术品格,表明了丁玲在创作上的进步。可以说,不管是贞贞还是陆萍,她们一方面主动承担着为民族的复兴事业而牺牲自我,体现鲜明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批判者,具有强烈的个性精神,是莎菲的精神姐妹。她们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于一身,在两者的对抗中展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存状况,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矛盾性,使丁玲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了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厚重感。显然,丁玲已经认识到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反封建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实际上意味着丁玲在经过了对革命的狂热之后,开始冷静下来对革命、对人的解放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即重新坚持五四的文化方向——坚持个性主义,批判传统文化。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因为政治的介入而没能深入下去,受到批判的丁玲不得不结束最具文化张力的贞贞、陆萍的时代,加入到时代的洪流中。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丁玲在延安文艺整风后自觉调整艺术视角、调整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结果，被批评家们称作“史诗”。小说以纵横交错的农村人物关系，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现实立体图，表现了农村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深刻性，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透视了社会变动之际的农民心理。作品中虽没有突出的主人公，没有英雄，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每一个艺术形象，大都眉目清晰，个性分明，符合现实和逻辑的发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即是解放后的代表作。杜晚香（《杜晚香》）是七十多岁高龄的丁玲重新获得自由后倾力塑造的新中国妇女形象的代表，她身上汇聚着丁玲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所有特点——温和、忠诚、善良、勤劳、坚韧、大公无私、乐于奉献、善于学习。从这个融传统美德与现代品质于一身的新中国劳动妇女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走向自立与自强，为社会奉献着价值的动人风采。遗憾的是，作家虽然表现出了对女性问题的执著关注，然而杜晚香作为女性独有的精神需求却展现的很少，作者不仅没有更多地探求女主人公作为女性的独特意义，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女性真实情感的书写。同莎菲、贞贞、陆萍相比，杜晚香缺乏生命力，缺少独特的性格魅力。由此，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和漫长。《在严寒的日子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它是丁玲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虽未完稿，仅有10余万字，但依然可以看到丁玲对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和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执著与热情未改，其艺术风格则是不断地向民族化的方向努力。

追踪作家足迹，我们看到，丁玲创作的半个多世纪，既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半个多世纪，也是她个人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1979年在《讲一点心里话》一文中，丁玲回顾了自己曲折的一生：“从1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晚年丁玲抚摸着被岁月的风沙剥蚀的灵魂，最终未能以自己个性化书写的重新高扬，弥补这时代的缺憾，而离开了我们。

目录

1

梦珂

33

莎菲女士的日记

62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

88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

121

从夜晚到天亮

128

水

156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165

我在霞村的时候

181

夜

187

在医院中

203

杜晚香

梦珂

——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

“看，鼻子！”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

“笑什么，看呀，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新学生进校没多久，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不过这一个教员，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眼睛呢，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紧紧的挤在那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还有那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口或两口来的。

这时他从第八教室出来，满脸绯红，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挤出，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皮鞋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叹息：“唉，慢点呀！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

气冲冲的，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

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打网球的几个人也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

“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大家一哄的挤了进去。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在轻声的咕咕着，抱怨着，咒骂着……靠

帐幔边，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式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件的眼光，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

“喂，什么事？”扭开门的女生问。但谁也没回答，都像被什么骇得噤住了的一样，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

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走过去捧起那模式儿的头来，紧紧的瞅着，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

“揩干！揩干！值不得这样伤心哟！”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虽说止了哭声，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

“这都是为了我啊……你，……我真难过……”

“嘿！这值什么！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么的！把眼泪揩干，让我来送你出去。”

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谁也听不清谁的。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起来：

“好吧，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哼，——我，我是无须乎什么的。我走了！”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丛，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

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

“喂，谁呀？”

“三级的，梦珂。”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这样的低语着。

以后呢，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蹬来。直过了

两个月，才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

梦珂，她是一个退職太守的女儿。太守年轻时，生得确是漂亮、又善于言谈，又会喝酒，又会花钱，从起身到睡觉，都耽乐在花厅里。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以及贩古董字画的捐客们去奉承他，终日斗鸡走马，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没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谁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于是他便在怨恨、悲愤中灰起心来，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但不幸的事，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第二年他妻子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这是他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虽说是按照中国的旧例，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齟齬。他自然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并且终身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儿中，夹着焦愁，忧愤，慢慢的也就苍老了，在那所古屋

里。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就长声的叹息起来。不过，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的去扇动那美丽的眼。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

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也曾进过酉阳中学。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他的独女，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自己就跳上一辆人力车。

直转了十来个弯，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仰起头直喊：“小姐，小姐，客来咧！”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谁呀？梦妹，快上来！”

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她俩在小学、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一块儿玩耍。梦珂到上海不久，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自匀珍搬来后，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星期日下午才回校。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还不能同表姊妹们厮熟，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一样。

匀珍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是不是学校又放假，并请她坐，还接着说，“只有两句了，等一等好吗？”及至没听到答声，于是赶忙丢下笔，一面把头抬起：“不写了。怎么，你，你不舒服吗？”

梦珂始终沉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照经验是瞒不过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里虽说已明白，口里却不肯说穿，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

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

明白这意思，又赶快停住口不说。

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倒不好意思起来，也就笑了。到晚上吃面时，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新擀的菠菜面，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是的，酉阳的确不能和上海相比。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又清，又亮，又甜，当水流到悬崖边时，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几十丈，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树呢，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说，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毛子，匀珍的弟弟，却忍不住了：

“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并且也没有这样好……”

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本来，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并且酉阳的圣宫——中学校址——是修得极堂皇的，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

宽，柱头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五六十级，也就够爬了。“哼，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看是多么笨，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像个什么东西！未必你们忘记了？想想看：好高！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足足有五六丈，上面的叶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才算标致。你大哥在时，还常常荡到东边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可以抓下一把来，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匀儿总该记得吧！”

匀珍眼望着父亲，含含糊糊的答应。

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躲在岩洞里看《西厢》。一群男孩子，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等到天晚了，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跑过去，她也就走出洞来，趁着暮色回去。么姑娘——看名称总够年轻吧——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这么妈曾在她家做过三四十年的老仆，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磴上等着她。

“快进去，爹在找你呢！”

先要把书塞给么妈，怕爹看见了骂人。爹一听到格扇门响，便在厢房里问道：

“是梦儿吧，怎么才回来？”

于是么妈忙了起来，喊三儿——么妈的孙女——去给姑儿打脸水，四儿去催田大的饭，自己就去烫酒，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没倒进壶里，却漏满了一地，直到喝的时候，才知道是个空壶，父亲和梦珂都大笑，三儿四儿也瞅着奶奶好笑。被笑的不快活，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唤鸡，三儿又舀一壶酒来烫着。

喝酒的时候，两人便说起梦话来。父亲只想再有像从前的那末一天，等到当日那班朋友又忘形的向他恭维的时候，然后自己尽情的去辱骂他们，倾泻这许多年来所尝的人情的苦味……梦珂只愿意把母亲的坟墓修好，筑得像在书上看见的一样，老远便应排起石人，石马，一对一对的……末了，父亲发气了，专想找别人的错处好骂人；有时态度也很温和的，感伤的，把手放到他女儿的头上，摸那条黑油油的长辫子，唉声的说：“梦，你长得越像你母亲了。你看，你是不是近来又瘦了……”梦珂便把手遮住眼睛，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动也不动。

一到雨天，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去听雨。父亲又一定要梦珂陪他下棋，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结果，让步的还是父亲。

想到父亲绯红着脸朝着她抢棋子的样儿，她不觉得微笑了。匀珍轻轻推了她一下：“笑什么？”

望着匀珍更兀自好笑，那梳双丫髻的匀珍的影儿在眼前直晃。还有王三，袁大，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几人在一块时，总喜欢学那些男孩子跑到后山竹园里接竹尖。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树上溜下来，却窜到桃树上去，并且捡起大桃子去打匀珍的丫髻。尤其好欺侮猪八戒，这是她给袁大的浑名，但袁大却同自己顶要好。这自然是因为常护着她的缘故。顶有趣的还是瞒着么妈偷一篮芋头，几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树树下烧来吃。捡毛栗，耙菌子……现在想起这些来，都像梦一般了。还有那麻子周先生，讲起故事来多么有味。胡子在胸上拂来拂去的……

越想越恍惚，什么事又都像在眼前一样，连看牛的矮和尚，厨房田大，长工们也觉得亲热了起来……

最可忆的，还是么妈，三儿，四儿……爹爹的铁青缎袍，自己的长辫，银灰竹布短衫……

刚剩她和匀珍两人时，她便把脚伸到匀珍的椅栏上去，喊了一声“匀姊！”

“梦，想起什么了？”手慢慢伸过去，握着。

“匀姊！”

“……”只把手紧了一下。

“我厌倦了学校生活。”

“果然是同人恼了气。”口里还是不说出，只默默的望着她。

“我想回去，爹一人在家，一定寂寞得不像样……还有袁大她们都要念我的。”

匀珍心里却想：“你也常常忘记了你爹。哼，袁大，人家都快有小孩了，谁还会同你玩……”

及至她听了匀珍劝她不要回去的许多话，她又犹豫不决。真的，现